

月光明王出世信仰及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 借明王以聚眾抗胡的思想研究

蕭登福*

一、前言

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是南北朝時，北魏僧人所杜撰的經典，借預言月光明王的出世，百姓將由此解脫災劫，來聚眾對抗胡人統治下的北方政權。明王出世的日期，正是眾人舉兵抗胡的日期；經中將舉事的各地領袖，稱為「賢」，如石賢德、嚴賢明、孫賢奇、花賢德、吳賢使等等，經中所言八賢，應即是八處反抗軍領袖，「汝今可往就之，真汝導師，能運生死。」另有所謂菩薩及羅漢下世的「三賢四聖」，如堂公、泰山僧朗、杯度等，應是層級更高的中心領袖級人物。

此經利用教眾以對抗政府之事，和東漢張角兄弟利用教眾舉兵，如出一轍。道教教眾早期利用宗教對抗政府的反抗活動，有光武帝時淮汜和弟子李廣，其後為張角兄弟，張角兄弟的舉事，可能是受自《太平經》李弘信仰的影響¹。金闕帝君李弘，是老子轉世渡人的應化身，《太平經》預言李弘為道教的後聖，末世應劫，出世救民²。其後自漢末至六朝，借道教未來出世救民的金闕帝君李弘出世救民而舉兵的，史不絕書。梁·劉勰《滅惑論》說：「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³，北魏·寇謙之《老君音誦誡經》也說：「世間詐偽，攻錯經道，惑亂愚民，但言老君當治，李弘應出，天下縱橫返逆者眾，稱名李弘，歲歲有之。」又說「惑亂萬民，稱鬼神語，愚民信之，誑詐萬端，稱官設號，蟻聚人眾，壞亂土地。稱劉舉者甚多，稱李弘者亦復不少。」⁴可見漢末至六朝間，稱李弘及劉舉之名為亂者甚多。

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的預言月光明王出世，借以聚眾抗胡，其手法和借李弘出

* 臺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教授

¹ 說見筆者《識緯與道教》第九章〈六朝道佛二教試記中之應劫救世說——論李弘與彌勒〉，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6月。

² 《太平經鈔甲部·太平金闕帝晨後聖帝君師輔歷紀歲次平氣去來兆候賢聖功行種民定法本起》。

³ 《弘明集》卷八、清·嚴可均《全梁文》卷六十。

⁴ 《正統道藏·洞神部·戒律類·力字號》。

世來舉兵是相同，除此外，並帶有一點民族主義，胡漢對抗的氣息。

月光明王，或稱月光，或稱月光童子，月光菩薩，出自佛教傳教神話故事。月光明王，不見於小乘經，始見於大乘經典中，在大乘經中屬於釋迦弟子；密教典籍中稱月光童子，也稱為月光菩薩，和日光菩薩，同為藥師佛的左右脅士；在密教胎藏大曼荼羅中，屬第七文殊院；在金剛界大曼荼羅中，屬賢劫十六尊菩薩之一。月光在大乘或密宗中的地位，都不高。

佛經中和月光童子相關的經典，最早者為《佛說月明菩薩經》、《佛說申日經》。《佛說申日經》預言「我般涅槃千歲已後，經法且欲斷絕，月光童子當出於秦國作聖君，受我經法，興隆道化。秦土及諸邊國，鄯善、烏長、歸茲、疏勒、大宛、于填，及諸羌虜夷狄，皆當奉佛尊法，普作比丘。」⁵ 秦國即是中國，佛經中預言月光未來將出世在中國為君王，統領夷夏崇信佛法。這樣的事蹟，自然容易和中國漢世以來李弘出世度人事蹟相附會在一起，成為佛教徒聚眾反抗政府的藉口。

以歷史載記所見，歷代教眾借由神祇世出以舉兵反抗政府者，東漢至六朝道教教眾的舉兵以李弘為名號；而梁時佛教則有北魏《首羅比丘經》首見以月光為名來舉事；自隋唐以下，教眾舉事者，逐漸轉以彌勒當來下生為名來聚眾滋事⁶。

《首羅比丘經》借由預示明王出世地點以聚眾的做法，一直被後代新興宗教的傳播者所利用，有的用以對抗腐敗政權，有的則僅利用明王出世救劫的概念來傳教。明代自萬曆後，新興教派轉多，也常利用此手法以聚眾。標榜「真空家鄉，無生父母」龍華三會思想的教派，自明萬曆羅清及弘陽教飄高祖後，教派繁多，其中至今仍存在，且發展得最好的，當為臺灣的一貫道。而明末清初，無生老母、龍華三會思想集大成的《龍華寶經》，經中有許多傳教手法和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是相似的。

二、月光明王溯源—佛經中的月光明王

藏經中和月光明王相關的經典有多種，而專以月光明王為主的經典，則有：三國吳·支謙譯《佛說月明菩薩》一卷（《大正藏》第3冊，頁411）、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申日經》一卷（《大正藏》第14冊，頁817c-819b）、西晉·竺法護譯《佛說月光童子經》一卷（《大正藏》第14冊，頁815a-817c）、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申日兒本經》一卷（《大

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四卷，頁819b。

⁶ 有關李弘與彌勒事蹟的詳細討論，請見筆者《識緯與道教》第九章〈六朝道佛二教試記中之應劫救世說——論李弘與彌勒〉，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6月。

正藏》第 14 冊，頁 819-820）、隋·那連提耶舍譯《佛說德護長者經》（《大正藏》第 14 冊，頁 840b-850b）。以上是以月光為主角的經典，至於在經中，月光雖非經文主角，但和月光明王事蹟發展相關者，則有：劉宋失名譯《佛說法滅盡經》、敦煌出土北 8275 號《首羅比丘經》、唐·達摩流支譯《佛說寶雨經》卷一；以上所言的月光，都是指申日之子的月光，皆屬於月光明王相關經典。

另外，三國支謙譯《菩薩本緣經·卷中·月光王品第五》、元魏·慧覺譯《賢愚經·卷六·月光王頭施品》等，敘述月光王能佈施財物，斷頭相施。《經律異相·卷二十三·跋陀羅自識宿命遇佛成道一》所述月光童子婢勸夫人布施沙門事⁷。北齊·那連提耶舍譯《月燈三昧經》敘述佛與月光談論一切諸法體性平等及月光童子供佛等事⁸。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三十二·出現光明會第十一之三》敘述月光童子聞釋迦說法，歡喜供養⁹。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寶星陀羅尼經·卷六·陀羅尼品第六之一》敘述月光童子說偈擁護陀羅尼¹⁰。唐·般刺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五敘述月光童子修習水觀第一¹¹；以及藏傳佛教中對月光童子的傳說等等；上述這些月光童子，都和申日子月光童子事蹟無涉，大都屬後起說法。藏經中此類經中的月光，並不是申日子的月光，也和明王出世無關，都不計入月光明王相關經典中。

與月光明王相關的經典，最早者為三國吳·支謙譯《佛說月明菩薩》，此經經文簡短，敘述申日子月明童子修行成佛之法門；此經雖說月光是申日子，但旨在泛論修行法門，和月光明王出世救劫事蹟，較無相干。和月光明王出世救劫說相關的，為：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申日經》一卷、西晉·竺法護譯《佛說月光童子經》一卷、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申日兒本經》一卷、隋·那連提耶舍譯《佛說德護長者經》二卷，上述四經，乃為同經之異譯本，皆收錄於《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四卷。

《大正新修大藏經》將《佛說申日經》及《佛說月光童子經》皆題為「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但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二則載吳·支謙譯《申日經》、竺譯《佛說月光童子經》；因而今《大正藏》十四卷所收錄竺法護譯《佛說申日經》一卷，疑應改為吳·支謙譯。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二：

支謙譯中有《申日經》一卷，云與《月光童子經》同本異譯。今檢尋文句，

⁷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三卷，頁 122a。

⁸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五卷。案劉宋沙門先公譯《佛說月燈三昧經》之童子為文殊師利，而非月光，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五卷，頁 620。

⁹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一卷，頁 178c-179a。

¹⁰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三卷，頁 565c-566a。

¹¹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九卷，頁 127b、127c。

二經不殊，父名申日，子號月光；約父子名以分二軸；兩本既同，故不雙出。

其《申日經》或在小乘藏中，云出《阿含》，其《增壹阿含》中雖有尸利崛多長者緣起，無月光童子事，編在彼中，亦將誤也。（《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五冊，頁 596b）

唐·智昇說支謙譯為《申日經》，竺法護譯為《月光童子經》，今《大正新修大藏經》十四卷所收二經皆題為竺法護譯。但《大正新修大藏經》編者在《佛說申日經》經題下，細字注云：「《開元錄》中無法護譯，恐是支謙誤為法護。」¹²據此看來，《申日經》應改為吳·支謙譯，與此相關的四種同經異譯本，應以此為第一譯。本文中，即直接將西晉竺法護譯《申日經》改為吳·支謙譯。

又，唐智昇辯說小乘《阿含經》中無月光童子的事蹟，則月光童子之事蹟，當是大乘經中所杜撰出來者，在上述四種同經異譯中，月光為申日之子，也是釋迦的弟子。月光童子相關的經典，前三譯都是一卷，至隋·那連提耶舍譯《佛說德護長者經》而擴增至二卷。

三國·支謙譯《佛說申日經》等經，說月光為申日之子，經中敘述申日不信佛法，假借供佛設計欲害死釋迦，其子月光深信佛法，勸諫無效；佛現神通，破其毒藥、火坑，使申日改信佛法。內容充滿神話故事。而最奇怪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國·支謙譯《佛說申日經》文末預言月光為秦主事，頗類似中土的圖錄讖記說。

三國·支謙譯《佛說申日經》說：

佛告阿難，我般涅槃千歲已後，經法且欲斷絕，月光童子當出於秦國作聖君，受我經法，興隆道化。秦土及諸邊國，鄯善、烏長、歸茲、疏勒、大宛、于填，及諸羌虜夷狄，皆當奉佛尊法，普作比丘。（《大正藏》卷十四，頁 819b）

釋迦之時，中國尚未稱「秦」；而經中預言釋迦死後，佛法將滅，月光出世秦國作聖君，振興佛法，顯係杜撰以神其說；此說並帶有圖讖之意味。「秦國」指中國。《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燕人盧生使人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這是圖錄讖記預言國家興衰較早見之史料，漢世讖緯說因之而起。《佛說申日經》之預言月光作秦王當是取自中國讖記說而來，且用以巴結當時之君王者。此段經文，不見於西晉·竺法護譯《佛說月光童子經》、劉宋·求那跋陀羅譯《申日兒本經》；至隋·那連提耶舍譯《佛說德護長者經》，則改為月光出世為隋主；隋·那連提耶舍《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下：

¹²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十四卷，頁 817c，《佛說申日經》下注語。

（佛說）此童子（月光），我涅槃後，於未來世，護持我法，供養如來，受持佛法，安置佛法，讚嘆佛法；於當來世，佛法末時，於閻浮提大隋國內，作大國王，名曰大行；能令大隋國內一切眾生信於佛法，種諸善根。時大行王以大信心、大威德力，供養我鉢，於爾數年，我鉢當至沙勒國，從爾次第至大隋國；其大行王於佛鉢所大設供養，復能受持一切佛法。亦大書寫大乘方廣經典，無量百千億數，處處安置諸佛法藏，名曰法塔。……此大行王，無量菩薩勝願成就，大神通成就，於不可數劫行菩薩行……於最後身當得作佛，號離垢月不動無障礙大莊嚴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正藏》第十四冊，頁 849bc）

經中，釋迦授記月光童子，將於釋迦死後，轉生到隋國作大國王「大書寫大乘方廣經典」「造作無量百千佛像，及造作無量百千佛塔」，擁護佛法，其後並輾轉出世為護法傳教的轉輪王；並於其後成佛。到了唐代，懷義、法明造《大雲經疏》，說武則天是淨光天女為轉輪王，並說武則天是彌勒化生¹³。唐·天竺三藏達摩流支（菩提流志）譯《佛說寶雨經》，承懷義之說，說月光菩薩以女身為摩訶支那（大秦國）君王，將武則天說成是月光轉世，稱之為月淨光。可見月光為秦主的說法，常是隨著譯者的巴結時主而有所增添。

三、與月光出世為秦主相似的南朝道教讖記經

《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一卷，預言梁武登基

《首羅比丘經》是撰於北朝，預言明王出世，救民災劫的讖記書。與此性質相近，而撰作年代稍早的，則為撰成於南朝的靈寶經《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簡稱《天地運度經》。宋文明〈靈寶經目〉載東晉葛巢甫所傳靈寶派經中有已出經及未出經，而云：「《天地運度》一卷，未出。」¹⁴北周·甄鸞《笑道論》說陸修靜註明未出之經，在北周時都被增撰出來，似此其增撰時間，如據內容來看，

¹³ 見敦煌寫卷 S.6502 號《大雲經疏》及筆者所著《敦煌俗文學論叢》一書第二篇〈敦煌寫卷「唐太宗入冥記」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7 月。

¹⁴ 敦煌 P.2861 號寫卷卷尾末字和 P.2256 號寫卷首字，兩者剛好可以相拼合，日·大淵忍爾發表〈論古靈寶經〉一文據《三洞珠囊》卷七引宋文明《通門下》和上言敦煌 P.2256 號文書末尾文字相同，來加以考證，認為這兩件文書併合，即是梁·宋文明撰寫的《通門論》；梁·宋文明《通門論》乃是根據劉宋·陸修靜〈靈寶經目序〉和〈靈寶經目〉寫成的。一般將敦煌 P.2861 號寫卷和 P.2256 號寫卷併合的經目，簡稱宋文明〈靈寶經目〉。大淵忍爾〈論古靈寶經〉一文，見劉波譯、王承文校，刊於《道家文化研究》第 13 輯，頁 485-506，1998 年 4 月，北京：三聯書店。

應在梁時。《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一〈齋壇安鎮經目〉有載此經，其名為《洞玄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今名為《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一卷，收錄於《正統道藏·洞玄部·本大類·人字號》，新文豐刊本第10冊，頁39-42。

北周甄鸞《笑道論·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說陸修靜所撰經目中，有註明未出經者，至北周時皆已出現，所謂「檢今經目，並云見存」¹⁵；又，唐·佚名撰《無上祕要》卷七引《洞玄運度經》，見於《道藏》本《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頁6；唐·王懸河《三洞珠囊》卷九引《靈寶天地運度經》，以及《雲笈七籤》卷二引《靈寶天地運度經》，與今《道藏》本內容相同。可見此經為六朝之書，應是梁時道流所增撰。

《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經中倡言行善積德、長齋靜詠，可以度劫去厄，所謂：「學道精研，能明運度陽九百六之會，亦必得度世無危傾也。要在長齋久思，遠去人事，想累兼忘，然後可期肉飛之舉。」經中〈太極真人誦法言十首〉夾雜讖緯，預言吉凶。大意敘述晉末，五胡亂華，在甲申年為陽九劫運之年，以壬辰年為聖君即位之年。第一首有「蕭蕭上學士，後天奉天時。福非一朝過，七葉積善基。」似乎在頌讚南朝梁武帝蕭衍。第二首說：

玄運金馬末，古月侵神州。陸上既無子，兄弟亦迭遊。河洛子空盡，燕趙成洪流。荊陽柳其次，已刻中嶽符。芒子盡十載，東海桑中遊。宜先入福地，八石以鍊軀。柳城即生地，伏龍不為悠。玉筍近世間，桐柏甚易求。

第二首法言，敘述晉末五胡亂華，使河洛一帶生靈塗炭，隱士避居。第三首預測聖君王辰年將出現。經說：

丁亥不云遠，八公同會俱。玄生浮紫雲，誨以九靈子。令未負灾充，雷電不可止。出在申酉歲，彌漫留十紀。至于水龍時，仙君乃方起，弓口十八子，高吟相營理。百官森列序，穆穆皆首士。勤心慕松喬，劫盡已度己。平日解帶遊，寸毫寫矜裏。

第三首文中的「至于水龍時，仙君乃方起，弓口十八子，高吟相營理。」即是預言壬辰年李弘（弓口十八子）即位，使得「百官森列序，穆穆皆首士」。第四首文意難明，開頭說：「方平記大鳥，當來東南翔，下愚不見事，賢者披神方。……壬午之南嶽，即陰以為陽，揚州可度世，時誦生神章。」似是預言壬午年往南嶽及揚州避難，而「方平記大鳥」不知和羅平鳥之說是否有關？羅平鳥，據《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逆臣列傳下·董昌〉所載，是吳越人民的信仰，其鳥四目三足，《越中祕記》言：「有羅平鳥，主

¹⁵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九引，又見於清·嚴可均《全後周文》卷二十。

越禍福。」董昌之客曾引以勸董昌造反，董昌於乾寧二年（895）即「偽位，國號大越羅平」¹⁶。董昌事蹟，又見於《新五代史》卷六十七〈吳越世家·錢鏐〉。借羅平鳥以造反的事蹟，疑不始於唐代董昌，可能在南北朝時已存在。上引《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說：「方平記大鳥，當來東南翔……揚州可度世，時誦生神章。」所說大鳥東南翔，勸人往東南方的揚州避難，揚州正是羅平鳥神話傳說出處的吳越之地，在東南方。又，北 8275 號《首羅比丘經》說：「維摩諸道義區，此鳥傍海下此經，即見王僧慶行徒七人，見此鳥即燒香。」文中說鳥傍海下經，越地正是傍海之處，見「此鳥即燒香」，則此鳥可能也和越地羅平鳥的信仰有關。《首羅比丘經》是北魏末北方僧人所撰。據此，借越地羅平鳥的信仰，來結合民間宗教的祕密組織，用以對抗政府，在南北朝時的南朝（梁）和北朝（北魏）都曾出現過。羅平鳥和民間祕密宗教的關係，可以提升到南北朝時。

又，《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第五首法言云：

張氏著皓鳴，讖緯金馬末，反白相中傷，婁衿不解帶。官兵悉竄走，賊彊日凶大。九重雖衣裳，宮牆時了壞。荊棘當庭生，王侯沒虜賊。妻婦亡異域，使役無時泰。銜賣諒可哀，千載豈復會。未若早學道，宅志霄霧際。（《正統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人字號》，新文豐刊本第十冊，頁 41）

所言似為晉末（金馬末）五胡亂華（「古月侵神州」），使得「荊棘當庭生，王侯沒虜賊。妻婦亡異域，使役無時泰。銜賣諒可哀。」道盡彼時國滅民死的慘狀。第六首至第八首，大意不外敘述晉末刀兵四起，平都、甌山可避難，第八首末有「卯金無傷人，刀曲不覺痛，今世傷爾身。」似是在說明劉宋末年的亂政。第九首、十首則敘述李弘聖君已經出治，天下可太平，第九首說「十八既出治，子來合明真」，十八子指李；第十首說「聖帝既出治，其在壬辰始。」經中以李弘已出世，喻聖君在位。

以十首全文大意看來，其第一首即說「蕭蕭上學士，後天奉天時。福非一朝過，七葉積善基。」似乎將梁武帝蕭衍比喻成道教後聖金闕帝君李弘轉世；並以壬辰年（512）為太平盛世之始。經文第十首「女子入宮府，雲龍無比擬，愚者謂不然，賢者自方峙。」也似乎是說明齊昏侯寵信潘妃，政治昏暗，使得雲龍得起。由此看來，此經應撰成於齊末梁初。

在十首法言之後，又以「道言」重述陽九百六災運之說，以甲申為陽九之年，以壬辰為聖君在位之時，經中說：「至金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天地運度否泰所經，陽九將會，至時道德方明，凶醜頓除，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敘述晉末，天下大亂，預言

¹⁶ 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逆臣列傳下·董昌〉。

甲申為陽九之年，壬辰年為聖君即位之年。並說「若能常諷誦冥韻，則得度洪災於陽九」，以誦經長齋為度厄之方。

以上撰於齊末梁初的道經《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和敦煌出土《首羅比丘經》的預記月光明王出世在年代上是相近的。《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預言壬辰年（512）為太平盛世之始，告知平都、甌山、東南方揚州可避難，誦經免災殃，所謂：「方平記大鳥，當來東南翔……揚州可度世，時誦生神章。」「若能常諷誦冥韻，則得度洪災於陽九」。

道教經典《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預言南朝蕭衍為帝，與此年代相近，讖記性質相同的，則為北朝北魏末僧人所撰佛經《首羅比丘經》；此經疑是法慶於北魏末延昌四年（515）前所撰，預言月光明王出世，用以聚眾叛變者。將佛、道二本讖記經《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及《首羅比丘經》，拿來相較，可以看出兩者的寫法有不少相似處。

四、受月光出世為秦主救劫影響而寫成的 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

（一）《首羅比丘經》的內容及撰作年代

劉宋失名譯《佛說法滅盡經》（《大正藏》第十二卷，頁1119）說佛滅度後，經法欲滅，人壽短促，災疾興起時，月光童子出世，振興佛法，迨至人壽增長至數千萬歲時，彌勒再下世成佛。此經開時結合月光為秦主及彌勒當來下生，在人世成佛之事。彌勒和月光，到後來，都曾被佛教教眾利用以聚眾對抗當時政府。而最早利用月光明王出世來聚眾作亂的，則為敦煌出土北8275號《首羅比丘經》，經中將月光童子稱為「月光明王」，並說明申酉年將有災疾，明王出世中國為君王，救民免難，振興佛法。

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現所見者有北8275號及S.2697號二種寫本。北8275號尾題作《首羅比丘經》，但以隋·法經《眾經目錄》卷二所載看來，其全名應為《首羅比丘見月光童子經》，法經將此經歸入〈眾經偽妄〉中，未載譯者及年代。

敦煌出土北8275號和S.2697號《首羅比丘經》都是殘卷，S.2697號殘佚較多；《大正藏》卷85，頁1356-1358所收錄者，為據S.2697號殘本而來；由於該卷較不如北8275

號，所以底下所引文字，以北 8275 號寫卷為主，並以 S.2697 號來作校對。

《首羅比丘經》受道教識記影響甚深，經中假借首羅比丘和大仙之問答，預言天下將有災變，月光明王出世，唯有恒山五岳、勃海、甘晨山、覆舟山、頗資山、乳羅山等處可免水災，而清齋行善之人、誦唸抄寫《首羅比丘經》及誦唸觀世音經卷者可免，不信者將有災難。經中所言皆中土之名山及道教物事，都與印度無關；如真人、真君，為道教得道者之稱；蓬萊為道教海中仙山；卅六國，出自道經《上青外國放品青童內文》（《道藏》正乙部明字號）；敕令為道教常用語；五岳為中國名山；勃海、弱水為中土境內之水；神州、漢境為中土之代稱。這些在在說明了，此經乃雜糅道、佛二教之思想而寫成者。此經最值得注意者，是提到了「明王」二字，與元後民間宗教的明王信仰，有極密切關係。今將經中與撰作年代及「明王」信仰較有關係者引錄於下：

北 8275 號《首羅比丘經》：

月光臨出，大災將至，無有疑也。當來大水災至，兼有疾病流行，百姓飢饉，英雄競起，百姓無有安寧。受吾敕者，可得免災離難。

首羅比丘稽首問曰：「明君出世，法則云何？土境何以疆場闕缺？」大仙答曰：「卅六國疆場如是。」首羅問曰：「當化之時，萬民有百調之名，次復輸之太平治化，當用幾載？」大仙答曰：「當五十二載。為欲顯釋迦朽故之法。」首羅問大仙曰：「月光出世，當用何時？」「古月末後時出境陽，普告諸賢者，天臺山引路遊觀，至介斧山，又到閔子窟，列魯薄一號，太上二號，真君三號，縷練郡聖。」

首羅問曰：「當來水災何處得免？」「恒山五岳盡皆免水災，勃海雍廬庭亦得免水災，甘晨山亦得免水災，覆舟山亦得免水災，頗資山亦得免水災，乳羅山亦得免水災。如此大災皆得免之。受吾敕者當將老小令往就之。」首羅問大仙曰：「而今世間頗有仙人賢聖以不？」大仙答曰：「賢聖仙人，世間無量。」首羅問曰：「何人是也？」大仙答曰：「賢古月興盛，是故不見耳。」首羅問曰：「賢士之人，名號是誰？」大仙答曰：「我說其名。」首羅曰：「唯願說之。」大仙告曰：「石賢得、嚴賢明、孫賢奇、范賢德、吳賢使、鄭賢當、觀賢寶、趙賢思，此是八賢名字。汝今可往就之，真汝導師，能運生死。」首羅曰：「今在何處？」大仙答曰：「今當出世，何復問也。但當嚴心，時至有見之。」首羅復稽：「除此八人，更有賢不？」大仙答曰：「觚更有之。」

「何人是也？」大仙答曰：「秦超世、潘道成、盧惠願、板國興、扶男陽、劉道貴、王延壽、趙顯宗、張道板、故世安、李羅剎。如諸賢士，皆遊巡世間，汝今肉眼不能別之。得聞吾經，常行平等。何以故？大賢諸賢難分別故。受吾教者，宜應平等，十六正士、七十二賢、三千人俱。如是大士在人間也，不可識別；或見顛狂，或復愚癡，或復闇鈍，寒貧下賤，或飲酒食肉，或復夜食破齋，如此示現，何能識之？」

在此經中，多次常談到「古月末後」、「古月興盛」等詞；「古月」為「胡」，似乎此經之作，與胡人興盛，胡人掌權有關；經文並預言月光明王，將於胡人政權衰敗之際（古月末後），出世於黃河以北的地方，來推翻胡人，拯救人民。文云：

首羅問大仙曰：「月光出世，當用何時？」「古月末後時出境陽」、「月光出世，古月末後，乃當出現，奉善修善，皆得見之」、首羅問大仙曰：「而今世間頗有仙人賢聖以不？」大仙答曰：「賢聖仙人，世間無量。」首羅問曰：「何人是也？」大仙答曰：「賢古月興盛，是故不見耳。」

（月光曰：）吾當出世黃河以北，弱水以南，於其中間王於漢境。大王白（原作「曰」，據 S.2697 號改）明王言：「此經從何所出？」月光告大王言：「海陵大聖三千餘人參議所造出。」月光告大王言：「等大眾各各分散順化天下，不須復迴。」爾時大王受教奉行歡喜而去。月光童子曰：「向者所說，汝若不信，但看迦葉石像，是吾出世記耳。」……大仙、國王并及臣民歡喜奉行，作禮而去。五百仙人在太寧山中，并見《月光童子經》一卷；金龍城中見一菩薩，龍華樹下見一道人。下此經時，為一眾生成一切眾生心。王曰：為汝分別解說。法王欲待聖君欲下，為一切童男童女持百二十賢君。申酉年為眾生說法成我童男童女成道。……申酉年時，公不識兒，母不識女，憶此語可得改心。

由上述引文中，細究其義，可以隱約看出，月光的出世，是由於「古月末後」災疾橫生。而經中一再談到「申酉年」，所謂：「申酉年為眾生說法成我童男童女成道」、「申酉年時，公不識兒，母不識女，憶此語可得改心。」似乎申酉年是他們舉事之日。月光出世的目的，即在收復胡人統治的政權，解救人民出離苦難。其撰作動機在借由宗教力量來推翻胡人政權，因而經中所言的「石賢得、嚴賢明、孫賢奇、范賢德、吳賢使、鄭賢當、觀賢寶、趙賢思，此是八賢名字」以及「秦超世、潘道成、盧惠願、板國興、扶男陽、劉

道貴、王延壽、趙顯宗、張道板、故世安、李羅刹。如諸賢士，皆遊巡世間，汝今肉眼不能別之。」這些人當是月光明王的信仰者，所用姓名，疑是道號，旨在散播推翻胡人政權的思想；這些人也就是彼時朝廷眼中之叛亂分子。而經中所言的地點，甘晨山、覆舟山、乳羅山等，應是反抗軍領袖所在，所以勸民前往投靠，所謂：「首羅問曰：『當來水災何處得免？』」恒山五岳盡皆免水災，勃海雍廬庭亦得免水災，甘晨山亦得免水災，覆舟山亦得免水災，頗資山亦得免水災，乳羅山亦得免水災。如此大災皆得免之。受吾敕者當將老小令往就之。」又說：「五百仙人在太寧山中，并見《月光童子經》一卷」，說明經卷所在地點；這些地點，可能是反抗軍的所在地，都被美化成像是道教的洞天福地，前往者可以得仙得救。

關於《首羅比丘經》的撰成年代，溫玉成〈《首羅比丘經》若干問題探索〉以為《首羅比丘經》是「北齊僧人僧慶所造或所集，時間約在 6 世紀 70 年代。」其主要的理由是：

《首羅比丘經》稱：月光出世，「王在漢境」，具體所指，乃是「弱水以南，萇河以北，於其中間，出現於世，度脫萬性。」弱水在今內蒙古，名納林河；萇河即是黃河。北齊天保八年（557）《僧靜明等修造塔像碑並兩側》（在今河南省登封縣）就說該地是「嵩山帶其左，神堆挾其右，南望修，北眺萇河」¹⁷又據《鄉老舉孝義雋敬碑並維摩經刻》（皇建元年即 560，在安徽省泗縣），則直書長安為「萇安」，可証萇、長通假¹⁸。顯而易見，月光童子出世的「王國」指的就是黃河以北的地區。¹⁹

其實《首羅比丘經》：「吾當出於黃河以北弱水以南，於其中間王於漢境。」是指月光明王即將出世之地在黃河以北弱水以南，並由此地而王於漢境；溫氏把月光明王出世地，說成是建國後的國家所在地，其說待商榷。而符合和「古月」政權有關的，除北齊、北周外，更有可能是指二者之前的北魏政權。筆者以為《首羅比丘經》應是北魏末的法慶所造，而不是北齊僧人僧慶所造。

《首羅比丘經》是以佛經形式寫成，既在鼓吹推翻胡人政權，則應和沙門利用本身的宗教信仰有關。其撰作年代，如以隋·法經等撰《眾經目錄·卷二·眾經偽妄六》載有「《首羅比丘見月光童子經》一卷」（《大正藏》第五十五卷，頁 126c），而該經不見於

¹⁷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十。

¹⁸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十一。

¹⁹ 溫玉成〈《首羅比丘經》若干問題探索〉，文刊 1999 年《佛教研究》第 8 期，頁 205。網址為：www.plm.org.hk/qikan/fxyj/1999/1999f27.htm - 15k。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看來，此經應撰成於梁至隋間；如再以經中暗示推翻「古月」政權來看，疑此經應是撰於北方胡人政權的北魏朝末年，為佛教僧人所撰。在六朝時，北方胡人統治下的政權，據史書所載，曾有多次的沙門叛亂案，今略述於下：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五，載前涼建興五年（317），北平吳祚聚眾立沙門為天子。

《晉書·卷一百零六·石季龍上》，載後趙建武三年（337），安定人候子光自稱佛太子，聚眾叛亂。

《魏書·卷二·太祖紀》，北魏道武帝天興五年（402）沙門張翹自號無上王。

《魏書·卷七上·高祖紀》，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沙門法秀謀反，伏誅。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北魏孝文帝太平十四年（490），沙門司馬惠御自稱聖王，謀反被誅。

《魏書·卷八·世宗紀》，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涇州沙門劉慧汪聚眾反。

《魏書·卷八·世宗紀》，永平三年（510），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

《魏書·卷八·世宗紀》，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幽州沙門劉僧紹聚眾反。

《魏書·卷十九上·景穆十二王列傳·附元遙傳》，延昌四年（515），冀州沙門法慶謀反。

今以上述北魏之世，眾多沙門謀反事件看來，則《首羅比丘經》應當也是北魏時，沙門借以謀反推翻胡人政權所撰作的經典；以年代來看，可能和北魏末延昌四年（515）冀州沙門法慶的謀反有關。《魏書·卷十九上·景穆十二王列傳·附元遙傳》云：

（延昌四年）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為祆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為事。於是聚眾殺阜城令，破勃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煮棘城，伯驎戰沒。凶眾遂盛，

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遙為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張虬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

法慶的「新佛出世，除去舊魔」²⁰，和月光明王出世救劫，除舊佈新的觀念相吻合；法慶利用佛教的宗教狂熱以聚眾造反，也和《首羅比丘經》的內容相合；而法慶所在的冀州，在黃河北，符合於《首羅比丘經》經文所說：「吾當出於黃河以北弱水以南，於其中間王於漢境」的說法。再者，《首羅比丘經》云：

道人死盡，不罷道行；死者多道人，作罪不少，由是持生販賣，由此國不安寧。道人死時，會橫賊兒死多；道意師僧欲貴尼僧，千介拔十介。第一用行，聖人欲始，英雄欲起，時節欲到。

此一段似通似不通的話語，在斥罵當時出家眾（道人）販賣人口等暴行，也似乎在為法慶標榜新佛除舊魔，斬戮僧尼的做法提出合理解釋。不僅如此，法慶等人有妻室，似僧非僧，而《首羅比丘經》說：

秦超世、潘道成、盧惠願、板國興、扶男陽、劉道貴、王延壽、趙顯宗、張道板、故世安、李羅剎。如諸賢士，皆遊巡世間，汝今肉眼不能別之。得聞吾經，常行平等。何以故？大賢諸賢難分別故。受吾教者，宜應平等，十六正士、七十二賢、三千人俱。如是大士在人間也，不可識別；或見顛狂，或復愚癡，或復闇鈍，寒貧下賤，或飲酒食肉，或復夜食破齋，如此示現，何能識之？

經文即明示隨月光明王出世諸賢，「如諸賢士，皆遊巡世間，汝今肉眼不能別之」；這些人的行徑，有可能是「或見顛狂，或復愚癡，或復闇鈍，寒貧下賤，或飲酒食肉，或復夜食破齋」，上述所說的這些行為都和法慶破戒娶妻、造反時殺戮僧尼的作法相近。因此《首羅比丘經》的撰者，疑當是北魏末年聚眾造反的冀州沙門法慶等人所撰造；而不是北齊僧慶所造。

（二）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之明王末劫救世說

²⁰ 唐長孺《北朝的彌勒信仰及其衰落》、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二章，頁 51，都以為沙慶所倡的新佛為彌勒。但我們如由法慶的焚燒經像及殺戮僧尼看，應是借月光明王出世說以造反，詳細論辯，請見筆者《識緯與道教》第九章〈六朝道佛二教識記中之應劫救世說——論李弘與彌勒〉，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480-482。

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說月光出世時會有水災疾疫等出現，經中明顯帶有濃厚的末劫思想色彩，當是受自漢末六朝時道教李弘末劫救世說的影響²¹。

《首羅比丘經》的可能撰作年代，既如上述與北魏末延昌四年的沙門法慶造反有關，應是彼輩所造用以聚眾造反的經典。再者，近人楊惠南〈漢譯佛經中的彌勒信仰——以彌勒上、下經為主的研究〉²²指出該經最可注意者，為「月光明王」一詞的出現；楊氏並懷疑此經乃是經中所言「石賢德、嚴賢明、孫賢奇、花賢德」等革命分子所造；文中並論述彌勒與月光，在佛經中常一起出現，二人關係密切。楊氏頗有創見，惟對「明王」一事，未有詳論，對撰經年代亦未有細斷，今再將「明王」一事申論於下：

「明王」一詞，最早見諸載籍的為《尚書·說命中》：「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明王，其義為聖明之君王，和聖王、聖帝相同；不僅儒家的「明王」如此，《莊子·應帝王篇》載陽子居和老聃所談到的「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也是作「聖王」來解。唐代成玄英在《莊子應帝王篇疏》中，對「明王」解釋為「明王聖帝」、「聖王」。

《首羅比丘經》，說月光童子，將於申酉年災疾中，出世為中國君王來解救百姓，振興佛法；經中有時稱月光童子，有時則稱為月光明王，有時稱為「明君」；其「明王」的意義，也應是不離「聖明君王」出來救世濟民的意思；在意義上，與密教的以光明智慧破暗魔之「明王」有別。《首羅比丘》經中言及「明君」者，如「明君出世法則云何？」經中言及「明王」者，如「月光明王今三千大眾，在蓬萊山中海陵山下閔子窟所……月光明王譬如大海，亦如大地，終不生疑作留難也。」、「大王白明王言」、「明王大聖今在漢境」，經中多次將月光稱為明王；而「明王」即是「明君」；月光出世，即是明王出世，聖君出世。

向來學者以為「明王」係指摩尼教教主，以為南宋時白蓮教吸收摩尼教「明王出世」思想，並與佛教「彌勒出世」相混合而一之。但由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看來，「明王出世」之說，並不是取自摩尼教；佛教《首羅比丘經》中，「明王出世」之說已然倡行。此經藏在敦煌石窟中，今尚保留有二種寫本，以石窟經卷封藏情形看來，則顯然在唐世甚或北宋初，該經仍在流行；亦即在唐宋之世，月光出世的信仰者，仍在民間傳教與散播「明王出世」思想。

至於「明王出世」，和彌勒的相結合，最早見者，應為劉宋失名譯《佛說法滅盡經》

²¹ 詳見筆者《識緯與道教》第九章〈六朝道佛二教識記中之應劫救世說——論李弘與彌勒〉，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6月。

²² 《文史哲學報》第35期，臺灣大學文學院，1987年12月。

²³經中即說月光童子出世振興佛法，迨至人壽增長至數千萬歲時，彌勒再下世成佛。其後唐武則天朝懷義、法明所撰造《大雲經疏》（見敦煌 S.6502 寫卷）內引《證明因緣識》云：

彌勒世尊出世時，療除諸穢惡……水東值明主，得見明法王。尊者願彌勒為我造化城，上有白銀柱，下有萬世銘。天女著天衣，柱上懸金鈴，召我諸法子，一時入化城。

文中，彌勒出世和明法王、明主相合，可以看出一斑。又，唐·達摩流支譯《佛說寶兩經》更說彌勒成佛後，將授記月光，使其繼彌勒之後而成佛。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請參見筆者《識緯與道教》第九章〈六朝道佛二教應劫救世說—論李弘與彌勒〉。也因此，「明王出世」說，應是取自佛教月光童子信仰，不必出自摩尼教。

又，敦煌《首羅比丘經》預言災疾，告以免災之法為抄經。並以威逼利誘語氣，要見者抄經免難，保全家；而誹謗隱匿者，則必墮惡道。其做法和敦煌寫卷《勸善經》、《新菩薩經》、《救諸眾生一切苦難經》、《定光佛預言》等相近，甚且有些地方連語氣也一樣。

S.1349 號《勸善經》一卷：

敕 左丞相賈耽頒下諸州，普勸眾生每日念阿彌陀佛一千口，斷惡行善。今年大熟無人收刈，有數種病死：第一瘧病死，第二天行病死，第三赤白痢死，第四赤眼死，第五女人產死，第六水痢死，第七風病死。今勸眾生，寫此經一本，免一門難；寫兩本，免六親。見此經不寫者，滅門。門上榜之，得過此難。無福不可德見此經。其經從南來。正月八日，雷電霹靂，空中有一童子年四歲；又見一老人在路中，見一蛇身長萬萬尺，人頭鳥足，遂呼老人曰：為太山崩，要女人萬萬眾，須牛萬萬頭，著病者難差，寫此經者德免此難。不信者，但看四月一日，三家使一牛，五男同一婦。僧尼巡門，勸寫此經流傳，若被卒風吹，卻不免此難。聖人流傳真言，報諸眾生，莫信邪師。見聞者，勸念阿彌陀佛，不久即見太平。時貞元十九年甲申歲正月廿三日。

S.622 號《新菩薩經》：

率□□□□□□大小念百萬口阿彌陀佛，五百身中不入□□，菩薩說今年八月九月太山崩，須九萬億□，亦須九千億牛。第一患死，第二卒死，第三產坐死，第四不持齋死，第五腸肚熱死，第六自絞死。今年禾荳熟，恐無□

²³ 《大正藏》第十二卷，頁 1119。

無收度今年，即好信者寫一通免身，寫二通免合家，寫三通免一村。若聞不寫，即滅門。若有轉讀此經者，皆度苦難。不信，即身滅。經從西涼州縣來，在彼城東門口，四月雷鳴，雨下一石如斗，破兩片，遂見此經。轉示眾生得福無量。長安四年五月十五日。

S.1184 號《救諸眾生苦難經》：

天臺山中有一老師，年九百歲。正月、二月，天神悲哭，眼中泣血，唱言：苦哉苦哉！眾生死盡。弟子惠通合掌頂禮，眼中泣淚，啟言：有此災難，如何得免？師報言：惠通！我見閻浮提眾生亡沒，並念彌勒，救諸蒼生。中國黃河北相魏之地，正在其中，愚癡之子，不覺不知。三月四月鬼兵亂起，無邊無際。八月九月已來，大末劫眾生行善，鬼兵自滅，天地黑闇，得免此災。寫一本免一門，寫兩本免六親，寫三本免一村。流傳者是弟子，謗此經者入阿鼻地獄無有出期。至心讀誦者，得成佛道。黑風西北起，東南鎮鬼兵，永常天地間，何得心不驚，先須斷酒肉，貪嗔更莫生，人能慎此事，佛道一時行。

S.2713 號《定光佛預言》：

咸亨元年，揚州僧珍寶向山採藥，見一人身長三丈五尺，面闊九寸，如金佛救眾生，珍寶即藏，語寶言：我是定光佛菩薩，故來救眾生。今年太山崩壞，須鬼兵萬萬九千，須告眾無福人，但看三月四月五月，風從太山來，即得病，二日即死。若寫一通免一身，寫二通免一家，寫三通免一村。我是定光佛菩薩，故來化眾生，傳流者壽命一百年，不信者滅門。寫者過一難。若不信者，但看定光佛菩薩指為定。

上述這些經典，以內容言，都是藉由神佛之言，來預測未來即將發生的疾病災難；並且皆以威逼利誘的口吻，說寫經可以免難，不寫則遭滅門。其中這類經典最早的抄本為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的《定光佛預言》，其次為武則天長安四年（704）的《新菩薩經》。寫本最多種者為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甲申歲之寫本。甲申為貞元二十年（804）而非十九年，敦煌本之記年，常有訛誤。寫本最晚者，其題記為天福四年（939）。由咸亨元年至天福四年，年代差距將近三百年，而由眾多的抄本看來，可見有唐及五代，這一類的思想極為盛行。而以威逼方式，勸人抄經免難的，由唐往上溯，應是撰於北魏末的《首羅比丘經》了。

《首羅比丘經》中預言災異者，如：

月光臨出，大災將至，無有疑也。當來大水災至，兼有疾病流行，百姓飢饉，英雄競起。百姓無有安寧。受吾敕者，可得免災難。

當來之年，必有水災，高於平地四十餘里。當水來時，從西北角出，東南而流。大水陽波，叫聲雷電霹靂，不得為喻汝；復涌出運波，叫聲。當尔之時，人皆惶怖，迫死者多，唯有持戒淨潔求懃度世。

申酉年時，公不識兒，母不識女；意此經語，可得改心改意。

七月十四日，其有一怪；十五日見佛地動，莫作迫怖。

上述是預言災疾者。又，《首羅比丘經》中以威嚇利誘方式來傳教，以為抄經可以得無量功德；誹謗隱匿者，世世眼盲墮地獄。如：

得吾經者，皆示之，莫問近遠，得吾經者，懃行流布，使一切聞之，不聽隱匿吾經者，當來之世，必墮惡道。

首羅曰：「若得吾經者，懃行流布城邑聚落男女大小，皆使聞之。其有匿吾經者，現世不吉，當來得病。」

設復有人流布此經，處處流傳，使人聞知，得度身命，以懃流布此經者，亦得度世。月光曰：「流行此經典者，我於千劫中算計是人福報，終不能盡。設復有人生疑不信，我於千劫中算是人罪報，終不能盡。兼復隱文字章句一拈一畫，不（原作「下」，據斯卷改）令人聞，覆人慧眼故，世世常盲無所復見。」

誹謗即有大病患起。

若誹謗之人，魂家滅盡，定墮地獄，永不見佛。

以上是《首羅比丘經》中，預言災疾，並以利誘威逼手段來達到傳播經書的目的。其做法，和敦煌出土的《勸善經》等類的識記書相近。至於有時甚至連語氣上，也與敦煌寫卷預言災疾之佛經相同者，則如《首羅比丘經》云：

大王白明王言：「此經從何所出？」月光告大王言：「海陵大聖三千餘人參議所造出。」月光告大王言：「等大眾各各分散順化天下，不須復迴。」爾時大王受教奉行歡喜而去。月光童子曰：「向者所說，汝若不信，但看迦葉石像，是吾出世記耳。」

經中要信徒們分散到天下四方傳教，而所言「汝若不信，但看迦葉石像」，和敦煌寫卷 S.2713 號《定光佛預言》：「若不信者，但看定光佛菩薩指為定。」語氣相似。《定光佛預言》開始即云：「咸亨元年，揚州僧珍寶向山採藥」，在山中遇見定光佛，預示將有災難發生，以及抄經免難之法。咸亨，為唐高宗年號；元年，為西元 704 年；可見敦煌寫卷《定光佛預言》、S.622 號《新菩薩經》、S.1184 號《救諸眾生苦難經》、S.1349 號《勸善經》等預言識記書，與《首羅比丘經》性質相近，關係密切。

又，《首羅比丘經》中有許多辭語，看似淺陋，卻難明所謂，疑是教徒間聯係時所用的切口暗語。如云：

北 8275 號《首羅比丘經》：

「佛欲出世，懃精進比道。欲知比難，洛陽口西；欲知比惡，在於筓西，復有筓北」若有吾弟子解吾口語，即我弟子。

上文中所說：「佛欲出世，懃精進比道。欲知比難，洛陽口西；欲知比惡，在於筓西，復有筓北。」這句話，應是聚眾抗胡集團用以區別內的切口暗語，猶如軍隊中防止敵人夜間混入軍營，每日都會下達不同暗語一樣，歷史上有名的口令暗語，是《三國志·卷一·魏武帝紀》建安二十四年注引《九州春秋》，載曹操攻漢中，不能下，有意還軍，曾以「雞肋」為口令。抗胡的義軍，為防止北魏官兵的追捕，自然會有切口語以別內外，所以說「若有吾弟子解吾口語，即我弟子」。

又，北 8275 號《首羅比丘經》：

維摩共之，定光在人中，維摩朔妻婦人中，使人不識；作行世帝下香化人。

維摩利大各四十五里直東。維摩有三界兒，維摩度人無崖。……維摩諸道義

區，此鳥傍海下此經，即見王僧慶行徒七人，見此鳥即燒香

上引，文字內容怪誕，意義難明；而「此鳥傍海下此經」、「見此鳥即燒香」，所言的鳥，疑亦應和越地「羅平鳥」的信仰有關。

綜歸之，此經是以首羅比丘向大仙問事，大仙為之釋疑的方式寫成的。雖名為佛經，實則雜糅佛道二家之說。經中之主角為大仙而非菩薩或佛。經中預示水災將至，受敕者可免傷害。而所言者，多中土及道之名相物事。如弱水、漢境、神州、卅六國、天臺山、太上、真人、蓬萊、石賢得、嚴賢明、孫賢奇、范賢德等等，不一而足。此經多識記預言，鼓吹末劫災亂，明王將在中國出世救民，經中數度談及「古月」之語，顯然是想推翻胡人政權者所造。由於隋·法經《眾經目錄》卷二已載錄《首羅比丘見月光童子經》

之名，而梁·僧祐《出三藏記集》未見；因而此經必在梁至隋間所撰。再以北魏多沙門聚眾謀反看來，疑《首羅比丘經》之撰寫，應在北魏之末世，疑應是法門法慶等人所撰。

又，此經與敦煌寫卷所見《勸善經》等預示災疾，以威逼利誘，勸人抄傳經文之災疾讖記書性質相近，疑《勸善經》等是受此影響而來。

六、結語

三國吳·支謙譯《佛說月明菩薩》、吳·支謙譯《佛說申日經》，始見月光童子為申日子之說；而吳·支謙譯《佛說申日經》文末所說：月光「出於秦國作聖君」，更開啟了月光出世中國為明王的說法。其後這樣的概念，陸續為野心的僧人利用來巴結時君世主，做為謀國的圖讖或歌功頌德的工具。隋·那連提耶舍《佛說德護長者經》用來巴結隋文帝，說月光為隋國主；而唐·達摩流支譯《佛說寶雨經》的譯者達摩流支，於武則天篡國後來華，為巴結武則天，則更進一步將月光童子說成是女身，月光即是武則天。於是月光出世及月光相關的經典，成為王朝興起的謀國圖讖，也成為明主將興，新朝建立的圖騰。

僧人雖用月光出於秦國為聖君來巴結時君世主，但相對的，有心人亦利用此說以對抗朝廷，把當世說成末劫時期，假借月光將出世救劫以聚眾，用以對抗當時政權。其中最有名的是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首羅比丘經》，見載於隋·法經《眾經目錄·卷二·眾經偽妄》，而不見於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經中暗示推翻「古月」政權，因而疑應是北魏朝末年僧人法慶所撰。

月光明王是佛法欲滅時出世於中國的聖君明王，與月光同是未來出世救民度眾的，則為彌勒信仰；兩者性質相近。彌勒是佛教的未來佛，出世渡眾。但佛經說月光出世是在災劫時，而彌勒出世則是佛法盛行，人壽增長之時。月光與彌勒，兩者都容易被運用來謀國頌功，或用以聚眾以對抗時君暴主，兩者有它的共通性，於是在劉宋時，開始結合這兩種救世概念；先說佛法欲滅，災劫頻現，月光明王出世為明君，振興佛法，使人民太平，穀物豐賤，人皆長壽，然後再由彌勒出世渡眾成佛，並由彌勒授記月光將來成佛證聖。而首先結合月光與彌勒信仰的，是劉宋失名譯《佛說法滅盡經》，此經說佛滅度後，經法欲滅，人壽短促，災疾興起時，月光童子出世，振興佛法，迨至人壽增長至數千萬歲時，彌勒再下世成佛。其後北魏僧人撰敦煌寫卷《首羅比丘經》雖無明言彌

勒，卻暗用龍華樹下說法²⁴。敦煌 S 6502 號寫卷唐武則天朝懷義、法明所撰造《大雲經疏》內引《證明因緣識》²⁵，將彌勒和明王混為一體，懷義也把淨光天女和彌勒說成同一人。唐·達摩流支譯《佛說寶雨經》卷一說月光在中土為天子後，其後返兜率天承事彌勒，彌勒授記月光童子，未來成佛，又將月光稱為月淨光。經過這些轉化，彌勒和月光的關係，愈來愈撲朔迷離。

敦煌寫卷北 8275 號《首羅比丘經》，是利用月光明王出世救災劫而聚眾造反的最早經典。經中將月光稱為「月光明王」，說申酉年將有災疾，明王在出世中國為君王，救民免難，振興佛法。《首羅比丘經》一書，並不是真正在傳揚宗教哲理，而是利用佛教月光明王出世為秦國明君的說法，來對抗北魏的胡人政權；其目的在假借宗教的傳播，以聚眾起義，用以推翻胡人政權，而返歸明君聖主之治，是帶有民族意識的抗胡運動。

《首羅比丘經》既預言月光明王出世的地點，也預示抗胡領袖名諱、所在地；並以勸人抄經免難的方式，來吸取民眾加入組織；更利用暗語切口的方式，來嚴防敵人混入抗胡組織中。

《首羅比丘經》的傳播方式，也影響到以「真空家鄉，無生老母」信仰為主的《龍華寶經》。《龍華寶經》預測救世主弓長的出生地、各地道派領袖人物及其經書傳播等情形，都和《首羅比丘經》相近。《首羅比丘經》與《龍華寶經》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是純粹利用宗教以聚眾造反；而相對的，《龍華寶經》則較無政治目的，僅在傳播自己的宗教信仰。雖然如此，自明季、清世，至民初，與《龍華寶經》無生老母思想相關的民間教派，其中也曾有少數聚眾造反的事情產生，而這類的新興宗派，也先後被當時的政府數度下令禁止傳教，甚至毀其教堂等等，細究其因，實是因為《龍華寶經》和《首羅比丘經》同樣對廣大的群眾有吸引力，容易用以聚眾。這股勢力如脫離宗教範圍，很容易被有野心的人所運用以作亂，這也是令時君世主寢食難安，想要除之而後快的主因。

²⁴ 《首羅比丘經》雖未明言彌勒，但經云：「五百仙人在太寧山中，并見《月光童子經》一卷；金龍城中見一菩薩，龍華樹下見一道人。」龍華樹為彌勒成佛說法處，《首羅比丘經》顯然受《彌勒下生經》說的影響。

²⁵ 《證明因緣識》云：「彌勒世尊出世時，療除諸穢惡……水東值明主，得見明法王。尊者願彌勒為我造化城，上有白銀柱，下有萬世銘。天女著天衣，柱上懸金鈴，召我諸法子，一時入化城。」